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新刊
宋蜀刻本
唐人集叢刊

書
苑
文



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
唐柳先生文

顧廷龍題



六



〔唐〕柳宗元 撰

新刊增廣百家詳補註
唐柳先生集

顧廷龍題





新刊增廣百註音辨唐柳先生文卷第三十

書明謗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韓曰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爲地一除罪籍耳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

一

長

伏積

韓曰痞腹中結痛也部鄙切

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

互至內消肌骨

一作肉

非獨瘴癘爲也

瘴音障

忽捧

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

孫曰

成十年左氏晉侯夢疾爲二壑子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謂連心之脂膏肓心下

音荒

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

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

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

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

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

軌

張曰艱軌

不安自上下音兀一作末路阨塞艱軌

丸事壅隔

一作事既

壅隔

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

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

利來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

怨讟

音讀

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

詎音訶

旁午搆

扇盡為敵讎

盡一作便

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

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

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

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

分毫事

一作無公事

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

更俟除棄癘痼

一無更字

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卅

二

下

卷十

二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

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二字又何怪也宗元於

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自

元和元年五月十日公母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

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

張曰獠夷名音潦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各切心腸沸熱腸一作骨榮榮孤

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一死女二字無與

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罪大者一作罪人以是

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

顧眄無後繼者惇惇然

一作慄慄然或作慄慄然

歔歔惴惴

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

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

一無所字

無異子弟為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

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

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

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

路士女遍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鑿

夏畦之鬼

孫曰

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鑿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捐之孟子脅肩諂笑病

老

三

川

于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

音馮

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

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

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

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

大僂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

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音盥

管又古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

悲傷無所告翹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

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疑韓曰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

乃无兄終不疑間曰我娶孤女去搥婦翁者後漢

謂倫曰間卿為吏笏婦翁寧有之邪倫曰且三

娶妻皆无父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

籍一作管仲遇盜外為功臣孫曰禮記管敬子

以為公曰敬子管仲之謚也匡章被不孝之名孟

子禮之童曰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

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字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

不疑買金以償同舍

韓曰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

慙劉寬下車歸牛鄉人

韓曰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无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送還此誠知疑似之不

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

死

韓曰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据鼎耳而疾號公乃

命弗殺厚為

鍾儀南音卒獲反國

左氏晉侯觀

于軍府見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晉侯

重為之禮禮使來歸求成南音楚聲

叔向囚虜

自期必免

范宣曰襄二十一年左氏藥盈出奔楚

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

范痤騎危

痤音奇

以生易死

韓曰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

屋騎危謂使死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柰何王出之

通據鼎耳

怪切若為齊上客
孫曰高帝誅韓信信

帝召通欲烹之通曰大各吠非其主云六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

相請通張蒼韓信伏斧鑕孫曰鑕也音質終取將相

韓曰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

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

以書自活

韓曰西漢鄒陽從梁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從獄中賈生斥逐復召宣室韓曰西漢賈誼洛陽

上書奏王出之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傳倪寬擯死後

歲余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

至御史大夫

孫曰

西漢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

之北地視畜其後議

封禪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

漢儒宗

韓曰

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

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

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黃

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此皆環

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戒死論

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

說文恇怯也

洪忍之流俗恇音匠洪忍音腴忍下才末伎又

嬰恐懼痼病

一作痼

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

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

才一作志

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覲縷

張曰覲縷說文好視也一日委曲上力木

切下音呂覲當從齒俗作爾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

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

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

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

列士一作上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

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無一

存字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

雖字無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

瘡瘍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

第十一

下

易四

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
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之至
一本戀亦作懇不宜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韓曰楊憑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憑江西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放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必元和五年冬作也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

座前任子淵曰丈人字怡以爲婦翁之稱

然字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役

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庄鋪陳廣大

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雋音俊難於今之世次及文

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

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一作是乃

爲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取而激其忠誠者忠一作中

是用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

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

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

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

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

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

知之

孫曰書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

孔子亦曰

失之子羽

孫曰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白取人失之子羽乃澹臺滅明也

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白孔子曰以下斯

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

如漢光武馮衍不用

韓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即位論功當封

且將召見之為令狐略

等讒之竟不獲用焉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

令史

韓曰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為佐命元功萇既

敗符堅遣永說堅求禪代堅問緯曰卿於朕何

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

亦宜乎王景畧畧名猛是皆終日號鳴大吒